

明紫砂提梁壶·老僧入定



2007年春夏之交,我刚从作家协会转入浙江林学院茶文化学院,院方要审听我的上课教学能力,我选择了“茶文化概论”课中茶具单元的紫砂壶内容。想到要找一些实物作为教具,便找了吴远明。他打开家中柜具,找了各个年代的一些典型紫砂壶款式,其中向我隆重推出的就是这把“明紫砂提梁壶”,说此壶比供春壶还早一些,称得上是原始紫砂器,是紫砂陶用泥从不纯到纯的过渡时期的实物见证。

我看这把壶质朴至极,壶身施的是一层酱色,远明告诉我,此为“缸甏釉”。远明

又告诉我,当初供春与他的主人在金沙寺读书时,曾向一位寺中老僧学习制壶,而这位老僧所制的,正是这种类型的提梁壶。2005年北京中贸拍卖过一把类似的壶,壶身有“金山寺内用”之铭,最后以50万成交。

远明借我的这把壶,虽无铭,但形制一样,远明推论正是明代同期流行的民间使用的紫砂壶。

我闻此言,又观此壶,便觉那金山寺老僧已入禅定,化身为壶,与我结缘。小心翼翼地抱在怀中,一路请到百里外的学院。那课堂对我很关键,讲的也算是成功,课后青年教师们纷纷上来,抱着这把壶拍合影。我很害怕,连声喊:那可是50万啊,千万不要失手啊。其实我心里明白,此为无价之宝,区区50万岂可沽之。

此壶后来在我的办公室藏了好几个月才还给远明,如今转置于我与远明当年共同供职的中国茶叶博物馆,真是求仁得仁,物归其所。金山寺老僧若知,必曰:缘焉?缘也。

清中期“荆溪之印”款紫砂加彩提梁壶·想起了白骨精

恕我冒昧,尽管这款提梁壶身上刻着极为优雅而又文气的唐杜牧的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但我想起的,还是《西游记》里的白骨精。

从小看连环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印象极为深刻的是那个白骨精首次变幻成的乡村美少女,她沿着山路走来,手里拎着的,就是这样一只紫砂加彩的提梁壶。

这只壶一定是很女性的,形状如莲子,在中国文化中恰恰就暗喻着“连生贵子”的意思,那时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人以多子为多福,所以,这把壶是幸福的标志品。壶身上绘有蝴蝶与牡丹,本来也很常规,但书铭“有花二枚”,极有意思。花不称两朵,叫二枚,让我想起张岱在湖心亭观雪时,说长堤为一痕,说人为数粒,说舟为一芥,都是极有创意与趣味的文辞修饰。

这把壶底还刻有“酌壶苦茗,细读奇文”,加上前面所说的唐诗,书铭,怎么看都应该与读书人有关。然而没有用,我一眼看到它,还是首先想到“白骨精”。美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绣球本想抛给白马王子,结

果抛给了白马王子身旁的书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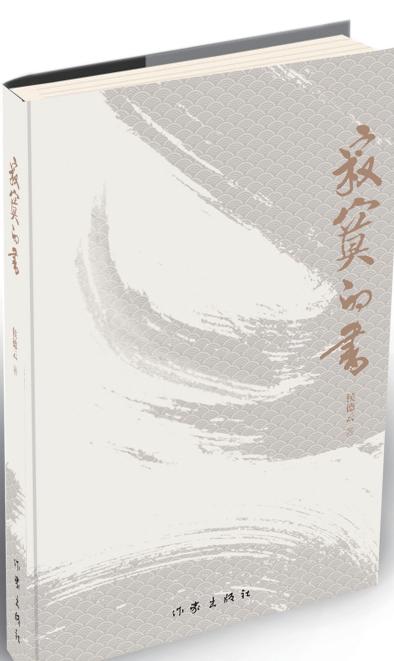
民国“源记”款紫砂桃形壶·蝙蝠配寿桃

中国人大喜欢活了,从一出生就琢磨着养生,研究如何在这个世界上长长久远地活下去,只要能够活,就能够幸福,活得越长就越幸福。因此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这把小小的紫砂壶上,一定要有蝙蝠来相配寿桃。

这种匹配是多么地令人快乐啊,它是中国文化高度民间化的意象。一个外国人,两眼一抹黑地来到中国,他或她从什么原点开始呢?可以从这样的壶款开始。一边请他们喝茶,一边给他们讲盛茶的壶款,一边讲到生命的长度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切都不是云里雾里,它们就是从一只桃子和一只蝙蝠开始的。



(摘自《茶语者》,作家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内容简介

侯德云,1966年生于辽宁大连,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在小小说创作领域成绩颇丰,曾荣获首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近年来,在《文学报》《文学自由谈》等多家报刊发表大量的散文、随笔和评论。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作家及评论家。

《寂寥而书》是作者近年来所创作的随笔、杂记精选,是多年来,侯德云文学艺术研究成果的一个缩影。所选文章不仅突显了他平实大胆、幽默风趣的评论风格,还体现了其在言语叙事上的恰当得体。他的文章在继承了中国古代散文和现代散文优秀传统的同时,又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多彩的面貌。

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能成为一个读书人,连自己都觉得奇怪。是不是命运之神搞错了?

父亲不识字,母亲也不识字。小时候,家里除了糊墙的报纸,再就找不到带字的纸了。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的。长大成人,偶尔,会天大地想,我要是生在一个书香门第,那该多好啊。念头一起,赶紧打住。别想了吧,命运这东西,由不得自己。

我自己是读书人,不是指我读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之类。严格说,在课堂上,也得读书。但这种读书是“必须”的,而不是自愿的。我固执地以为,能自愿去读书、能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人,才是纯粹的读书人。

把读书当成生活方式,意思是,不读不行,不读难受。不吃饭不喝水会死人的,不读书,不会死人,但就是难受,极端一点的,会感到生不如死。到了这般境界,才敢说自己是一个读书人。

这样来说,我的读书生涯,还是应该从儿童时代算

# 茶之器:吴壶百读(节选)

□王旭烽

## 内容简介

2014年4月,春茶上市之际,作家出版社推出王旭烽的主题散文集《茶语者》。王旭烽是知名茶文化学者,是央视热播的大型茶文化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的总撰稿,其描写茶人生活的长篇系列小说“茶人三部曲”之《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在《茶语者》这本书里,王旭烽将数十年来痴迷茶事、致力于茶文化的探寻与研究的感悟、心得、故事一一道来,全书分“茶之史”、“茶之事”、“茶之人”、“茶之器”四个部分,系统地从茶的发现、栽培、加工、营销、品饮、传播种种,进入哲

学、宗教、历史、文学、传习、技艺、器具、养生、书画、旅游、民俗等生活的各个层面,使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得以在书本上集中呈现。

茶的世界,更是人的世界,有人经由茶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有人通过茶实现了灵魂的救赎,有人因为茶发现了生活的诗韵,也有人如王旭烽一样,将茶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茶引领我们通向一种素朴优雅、心明气爽的生活道路。在茶的世界里,生活的层面被一一呈现,人性的一切得以观照。《茶语者》内容丰盛扎实,文字畅达优美,并配有100余幅彩色古茶壶图片,相信此书可以成为茶的研究者、爱好者、好奇者的良师益友。

果抛给了白马王子身旁的书僮。

民国“源记”款紫砂桃形壶·蝙蝠配寿桃

中国人大喜欢活了,从一出生就琢磨着养生,研究如何在这个世界上长长久远地活下去,只要能够活,就能够幸福,活得越长就越幸福。因此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这把小小的紫砂壶上,一定要有蝙蝠来相配寿桃。

这种匹配是多么地令人快乐啊,它是中国文化高度民间化的意象。一个外国人,两眼一抹黑地来到中国,他或她从什么原点开始呢?可以从这样的壶款开始。一边请他们喝茶,一边给他们讲盛茶的壶款,一边讲到生命的长度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切都不是云里雾里,它们就是从一只桃子和一只蝙蝠开始的。



(摘自《茶语者》,作家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 我和书

□侯德云

起。家里没有书,拿什么来读呢?不怕,全国人民都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也可以呀。手段很低端,跟小顽童们一起捡破烂,此外还养兔、钓鱼,卖了钱,买书。先是买小人书,《沸腾的群山》之类。年龄渐长,识字渐多,开始买“大书”。我读的第一本大书,是长篇小说《金光大道》。

在新金县第一中学上高中的时候,我在皮口镇的小图书馆里办了一张借书证,欣喜若狂。早春,融雪的季节,往图书馆去,一路飞奔,雪水四溅,行人纷纷躲避,同时用愤愤的眼光看我。这一幕,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总也抹不掉。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读到不少冰心的作品,《繁星》《春水》什么的,还舞舞乍乍的,开始写诗。

读大学的时候,我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课外阅读上了,功课马马虎虎。老师都无奈,说:“唉,对这个学生,不能用考试成绩来衡量。”

那时候,我读得最多的是文学书籍,也读哲学,读得稀里糊涂。还是觉得文学好,读几眼,就掉进去了。为读书,彻夜不眠的经历是常有的。没办法,放不下。手放下了,心里也放不下。

不过真正尽兴地读书,还是在参加工作之后。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一方面,是有了工资,也就是有了买书的钱。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是心态一下子放松了,不再考试了嘛,多好。工作之余想读书,尽管去读好了,只是一直在读,究竟多少,不知道。

但我铭记了一些作家的名字,周作人、汪曾祺、史铁生、刘恒、阿城等等。是这一连串的名字,当然也包括一连串拗口的外国作家的名字,把我扶持成了一个“作家”。

当然,这一时期的阅读,范围扩大了许多。除了文学和哲学,还有史学类、艺术类,甚至建筑类,以及不好分类的杂七杂八的书,感兴趣的,都读。像鲁迅所说,“随便翻翻”的自然不在少数。精读的也有。精读的意思是,把一本硬碰硬的书,读到软绵绵的程度,甚至封面破了,封底破了,内页也散落了,需要小心用胶水粘上。“读书破万卷”,对这个“破”字,我还是稍有体会的。也许有人会纳闷,“破”的意思,可以按字面来理解吗?我觉得未尝不可。把一本书读破,自然就是读得深读得透。不过,“万卷”似乎要求高了些。我读了这么多年,也不过破了10卷到20卷。大概就这些吧。再多,就是虚夸了。而我读破的第一本书,就是前面提到的《金光大道》。作者浩然,是我文学上的启蒙老师。别人怎么说他,是别人的事,我不说。我不忍心对他三道四。

最近几年,我最感兴趣的书,是史学。特别是晚清史。“海外中国学”中,关于晚清的著作,尤其值得一读。不读晚清史,不足以深刻了解当代中国。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里就不啰嗦了。

读书,也不能为读而读。哪怕你不抱有丝毫功利心,也总得有点收获才好。就像养花,不能为养而养,总得开出几朵鲜艳或淡雅的花朵,才觉得够味。

(摘自《寂寥而书》,作家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那么,读书到底有什么“用”呢?

想想,还是用古人的一段话来解答吧。晚明的袁中郎,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学则眼开,眼开则不受瞒,可以应世,可以济世,可以出世。”

说得好。古人就是有这般本领,能把很纠葛的问题,用简短的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实在让人佩服。

强调一句,文中的“学”字,不是指在课堂上学数理化。数理化很重要,但袁中郎的时代,对此不甚了了,也就犯不上说它。这个“学”,还是指读书,也包括跟有见识的人的交往、攀谈。其实读书,也是一种跟有见识的人交往、攀谈的方式。

“不受瞒”,是读书的第一大好处。这世上的假象太多,不被假象所迷惑,不把假象当真相,惟一的出路,是多读书。书读得多,目光就会深邃,就会把假象一眼洞穿。

“应世”,怎么理解呢?顺应吧。在时代的潮流面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济世”好理解,不过是“修身齐家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的翻版。但不能刻意而为。什么事,一刻意,麻烦就来了,就有得意和失意之别了。我的意见,能济,需要咱去济,就算了,别像屈原那样,整天骂娘,有辱斯文呀。“出世”也好理解。以常人的眼光来看,出世,总是有点消极。我不这样想。遇到一个非理性的时代,比如“史无前例”的什么什么时代,出世,才是最好的选择。问题是,不读书,没有见识的人,你让他出世,他还找不到出路呢。

还可以补充一点,读书,可以让一个人身上少一些俗气。世俗生活是美好的,我不反对。但一个人身上的俗气太多,就不是什么好事。此病只有读书可治。一个不读书的人,你让他儒雅起来,那可是大难题,是一生都解决不了的大难题,还不如让他上吊更容易些。

读书,不是用目光在书上一扫,就完事大吉。不是这样,读书也有个会不会的问题。周作人说:“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真是行家之言。换句话,就是要有思考,要懂得品味。有思考懂品味,才会有收获,这也是读书的乐趣所在。

读书不可生吞活剥,满脑子都是别人的思想,那不成,不小心会把自己变成书呆子。一个人变成什么都成,变成蝴蝶可以,变成鱼虾也可以,就是不能变成呆子。

汪曾祺曾经感叹:“人总要待在一种什么东西里边,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实现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这是肺腑之言。

就我本人来说,觉得这么多年待在书里,是挺好的一件事。不小心成为“作家”,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即便不写作,书还得照样读下去。不是矫情,是掏心窝子的话。

我也不指望人人都去博览群书,都成为学者模样的人。那不可能。当下的人,一个个都挺忙,忙得昏头昏脑。我只是想,忙里偷闲,能拿起一本书,随便翻翻,也是好的。总比打麻将要好些,你说是不是?

我心里藏着一句话,一直不舍得告诉别人。现在坦白了吧:人世间有一种只赚不赔的“买卖”,就是读书。

(摘自《寂寥而书》,作家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 ▼新书推荐

### 《中国梦的多民族文学书写——2013·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论坛论文集》

中国作家协会 编  
作家出版社  
2014年3月出版

这个论坛以“中国梦”的多民族文学书写为题旨开启论剑,所议者围绕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国家、民族、社会责任,少数民族文学与全球视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追寻,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精神坚守与形式创新等展开,直击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前沿话语、热点问题,所探讨的是催生大家与精品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所阐发的是发展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实现“中国梦”、建设文化强国所具有的政治、社会、文化、美学价值意义,并为少数民族文学今后的成长进步作多元性思考,以唤起理论自觉、发挥导向作用、激活创作灵感。

### 《又是梧桐摇曳时》

高转屏 著  
作家出版社  
2013年12月出版

在民办学校储备金风波中,一批无力偿还储备金的民办学校纷纷倒闭。曾被迫下海到广东民办学校任职的女教师童心,处于进退两难的抉择——是继续留在广东,还是回到经济日渐回升的煤城濮阳任教?经丈夫林子声及亲友的劝说,童心回到原单位濮阳矿务局子弟中学继续任教,并很快在教改中脱颖而出。但事与愿违,学校里的不正之风让童心屡受打击,加之家庭和朋友间的种种矛盾和误解,使童心心力交瘁。然而,这个热爱生活和教育事业的优秀女教师并没有因此倒下……

3年后,校长因腐败被免职,新校长治校有方,更增添了童心教学的信心。一切矛盾和误会都化解了,童心牵着丈夫林子声的手和好友们又欢笑地走在梧桐摇曳的林荫道上。

### 《小龟传奇》

田粟 著 廖原 绘  
作家出版社  
2014年4月出版

这部作品是以神奇的小龟为主角的彩色插图版长篇童话故事。故事写的是由于不堪忍受大蟒蛇的滋扰和欺凌,被称为神盾双侠的乌龟兄弟,也就是小龟的爸爸和叔叔,决定为山里居民除害,携手挑战邪恶的大蟒蛇。在一次意外中,小龟被人类抓住了,成了人类的俘虏,有机会与人类一起生活了一段日子,和新结识的朋友猫一起被人类当作宠物贩卖了好几次,亲身感受到了人类的自私。正当小龟对人类心灰意冷时,他们被一个好心的小女孩带回了家。在小女孩爸爸的实验室里,小龟误服了一种药物。这种药物给了小龟一种神奇的力量,小龟从此拥有了不可思议的超能量……

### 《昭和十八年》

全勇先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年5月出版

本书是全勇先的中短篇小说集。其中《恨事》《昭和十八年》《白太阳红太阳》等是描写历史或战争题材的小说,而作者冷峻的笔调具有比战争本身更尖锐的沧桑感。《牛叫》《狗娘养的盲童》《怪人怪命》体现出作者对民间生活的关注和感情的投入。而《行刑者的冬天》和《漫无边际》等展现出全勇先成熟的叙事能力。小说里虽有很多东北方言俚语,却没有刻意追求文化印迹的独特风味的夸张。

### 《我的保镖生涯》

木森 著  
作家出版社  
2014年5月出版

我(就是书中的森哥),带领一帮快意恩仇、以江湖义气为重的兄弟给我的恩人——郝民的娱乐城看场子。为了身边女孩子们的尊严、为了被人绑架的兄弟们的安全、为了替人收债,森哥做出了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与月儿情义绵绵、与霄姐的情感纠葛、与白衣天使雪梅刻骨铭心的爱情,使得血雨腥风的江湖故事中平添了几分侠骨柔情。同时,老大郝民、木哥、冬子、霄姐等人的